

# 武汉志愿者的“摆渡”生活

2月3日下午,54岁的武汉志愿者何辉走了,病因是新冠肺炎。

从除夕到正月初五左右发病,这个40人大家庭的顶梁柱一直作为武汉志愿者车队的一员奔波在武汉街头,义务接送医护人员。

何辉的家人回忆,他在加入志愿者车队时曾说:“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

疫情突发,像何辉一样的车队志愿者,被当地人称作武汉“摆渡人”。粗略估计,目前武汉市这一群体的规模超过千人,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热情化解了部分人员暂时的出行难题。可在病毒面前,志愿者也不能幸免,有人感染甚至离世。

## 这些事情必须有人做

田正波也是志愿者车队的一员,他每天往返医院三五趟,负责武汉市汉阳区洲头街怡畅园社区内有需要人群的出行。

虽然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驾驶,但田正波说,志愿者们还是尽可能避免送发热病人,因为要保证护送的医务人员、社区人员与司机的安全。

1月24日之后,田正波就没回过家,“只在中途回去拿了趟衣服,我让爱人把衣服放在电梯里。电梯门一开,我就看到5岁的女儿打着赤脚要跑过来。”当时的田正波正穿着防护服,赶紧喊她停下。

田正波说,在报名加入公司组建的志愿者车队时,他只想着自己“自己是武汉人,要为武汉尽点微薄之力”,直到除夕正式通知上班才敢告诉家人。

在田正波对接的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正一一了解与核实几千户住户的症状与防护问题。“不跑车的时候我就帮忙打电话给住户,核实情况,有出现被感染居家隔离的患者,我就去相应的门栋贴告示。”田正波说。

田正波所在的志愿者车队已经奔波十余天,这支不同年龄层队员组成的队伍,经历了从最初的“人心惶惶”到现在的“不害怕”。用田正波的话来说,大家都在努力,接送、运输物资这样的事必须有人去做。

离家十余天,家人始终为他担着心。他说,做好防护和消毒,有信心,要坚持到最后,抗击疫情结束的那一天。

## 你会想马上接下一个任务

1月26日晚,一条朋友圈里帮助医院送物资的信息,让张超(化名)当即选择加入志愿者车队。家里人不同意也没能阻止他。

这些天,他运过物资,也接送医务人员。“没有时间吃饭,看到前线医务人员需要很多帮助,会尽心尽力做。”在张超最早加入的几个微信群里,每天都几乎不间断发布接收和派发防护物资、接送医务人员的信息。

“有上瘾的感觉,你会想马上接下一个任务。”一次为了等物资,张超从晚上7点一直等到次日半夜一两点,“不是一辆车,是十几辆车都在等”。还有一次拉物资,一个志愿者因为一人运不了,向已休息了的张超求助,“那会儿已经半夜两点半了,是最晚的一次”。

“封城”后的武汉,路上飞驰的不少车辆都来自各个志愿者车队。张超加入车队后的第四天,他所在的3个志愿者群已有近1000人。

这群志愿者中,活跃的大部分都是90后,最小的是1998年出生的。

“刚开始不管是激情还是怎样,大家的干劲儿比较足。第三、四天接完医务人员,发现有些事情还是要优先考虑,比如做好自己的防护。”在张超看来,“安全防护做不好就是做坏事。”有一位志愿者家里有双胞胎小孩,“我知道后就找他谈,故意说得狠一些,告诉他要是他再来跑运输我就把他踢群”,后来这位志愿者改做后勤工作了。



2月9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一位志愿者司机让一位自行车来到发车点的轻症新冠肺炎患者上车后,等待同事告知他目的地。这位患者将被送到市内一处方舱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 面对疫情 更需要志愿者群体的冷静

实际上,对这些志愿者来说,防护物品一直缺乏,最早的时候,很多人只准备了口罩、平光镜和帽子,近期才有大部分司机穿上了防护服。张超觉得应该强化部分志愿者的安全意识,他把收集到的防护知识请医生修改后,发到群里,“但文字的东西,大家都不爱看。直到听说有志愿者感染后,很多人才真正重视起来”。

志愿者大象从很早便担忧志愿者群体的安全问题。他曾是2008年汶川地震民间救援队的成员,有专业救援经验。12年前,他曾在火车上碰到一对给中介交了4200元就为了去前线帮忙抬水的夫妇,大象发

“武汉的一群车队志愿者,被当地人称作‘摆渡人’。粗略估计,这一群体已超过千人。这群志愿者中,最活跃的大部分是90后,最小的是1998年出生的,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热情化解了部分人员暂时的出行难题。然而,在病毒面前,志愿者也不能幸免,有人感染甚至离世。但更多人相信,自己能坚持到最后,坚持到抗击疫情结束那一天。”

现他们没有任何专业救援知识。他担心这次武汉的疫情里也发生类似情况。

大象在接送医务人员外,主要给志愿者募集物资,直到现在,防护服和酒精都相当紧缺。在志愿服务初期,有的志愿者曾不以为然地跟大象讲:“我身体好得很。”

“现在有效调配不足,又缺乏日常的专业志愿服务培训,此时更需要志愿者群体的冷静。”大象观察到,目前物资紧缺的状况略有缓解,一部分志愿者车队在其他力量补充上来之后慢慢在退出。

## 江城勇士 洗刷了我的灵魂

最近几天,曾尧更多的时候是在武汉市第九医院的留观室里照看66岁的父亲。父亲1月中旬开始发烧,当时以为是流感,月底的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但目前情况并不乐观,曾尧正在不断地通过各种办法,寻找一间有呼吸机的病房。

他的志愿者生涯因疫情而起,也因此而终。

最初为找口罩,曾尧联系上了校友群里的一位校友付文杰。媒体报道付文杰时称他是卖房卖车捐300万元物资的90后。从那时起,曾尧就跟着付文杰一起为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等配送急需的物资。

春节期间,父亲身体状况看似有好转,曾尧也被志愿者的行动感染,便正式加入付文杰的车队,归属于物资组。

在曾尧短暂的三四天志愿者生涯里,他都是早上九点前去医院给父亲送完饭就出发送餐、送物资给医院。“那时候武汉三镇到处跑,每天跑掉将近一箱油。”他亲眼看见,医务人员在物资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冲上一线,而身边志愿者四处奔走不计得失。

“这些对我冲击很大。”曾尧说,“江城的勇士们洗刷了我的灵魂”。(据《中国青年报》)

